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目錄冊

所收書目及譯著者一覽表
總目錄



中國書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编世界佛学名著译丛 / 蓝吉富主编. — 北京: 中国书店, 2010.4

ISBN 978-7-80663-633-6

I. 新… II. 蓝… III. 佛教—研究—世界—文集 IV. B94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25929 号

责任编辑: 辛迪

特邀编辑: 王亚 侯婧 郑美霞

ISBN 978-7-80663-633-6



本书原名《世界佛学名著译丛》，经北京版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中国书店独家出版发行。原 1—97 册由蓝吉富主编，补编 98—150 册由南开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中心主编。

稿酬领取电话: 13311339559

联系人: 张艳

新编世界佛学名著译丛

出版: 中国书店

地址: 北京市宣武区琉璃厂东街 115 号 邮编: 100050

电话: 010-63017857

传真: 010-63030890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1875

版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663-633-6

定价: 32000.00 元 (全套 151 册 含目录 1 册)

出版說明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一書自在臺灣問世以來，佛教界、學術界的反響，至為熱烈，此書的出版對於臺灣佛教界的學術研究與佛教文化的復興起到了重要作用。然《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一書祇在臺灣出版，大陸并未發行，大陸教界、學界則無法一覽此書之面貌，實為一大憾事。為使兩岸學術真正實現交流共享，中國書店取得《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一書版權，將此書在大陸編輯、整理出版。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一書作者甚多，且為國外人士居多，聯係實屬不易，故本次再版特委托北京版權代理公司代理，由中國書店獨家出版發行。本叢書名為《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共150冊，第1—97冊由藍吉富主編，第98—150冊由南開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中心主編。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原著主要是譯自古今中外的佛學及佛教文化名著。原典語文共有九種：日文、英文、法文、梵文、藏文、巴利文、蒙古文、西夏文、越南文。九種原典語文中，以日文、英文、法文居多。整套書的內容，以近百年來國際佛學研究成果以及若干古代譯師所未譯的古典作品為主。有關印度、斯里蘭卡、中南半島、中亞、中國、日本、韓國等國的佛教教義，歷史及文化的問題，大抵都有專著介紹，既有通俗作品，也有較尖端的專門性著作，做到“分門別類，有淺有深”：不僅要選一些名著給初學者看，同時也要將某些專門性的典籍或重要工具書，重點引進，以供學者專家參考。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是在原有《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一百冊的基礎上又增添了五十餘種譯著，以學術界著名譯者耿昇、宋立道、許建英、朱謙之等作品爲主要代表，加之馮承鈞、演培法師、慧圓居士等翻譯作品，編輯整理爲一百五十冊。爲保留臺灣版《世界佛學名著譯叢》原貌，一百冊即原版影印，未做改動。新增添的五十冊譯著中，因搜材廣泛，格式不一，爲使版面整齊，特將之重新錄入、反復校對、繁體橫排，統一版式，便于閱讀。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一書所收書目近二百種，爲使讀者查找方便，特製作每冊所收書目及譯著者一覽表、每冊詳細目錄等，單成一冊，是爲目錄冊。

星雲大師序

十九世紀以來，歐美列強，由於政治、經濟、宗教等因素，對東方文化爭相關注。西洋的佛學研究，即造端於此。其後，在漢學、東洋學、比較宗教學等領域裏，常有涉及佛教的論題。佛教研究乃日漸興盛，終至有「佛教學」一門學科產生。

日本在十九世紀末、南條文雄、高楠順次郎等人自歐洲留學回國以後，其佛教研究態度及方法，乃逐漸脫離傳統形式而取法西洋。近百年來，該國佛教大學成立數十所，研究人才充斥學術界，佛書之刊行量，亦為舉世所矚目。

像日本西洋這類佛教研究，大多站在學術、文化立場，是人本主義的。其優點是能廣泛應用梵、巴、藏、漢等各種語文資料，以及史學、社會科學、考古學等方法。因此，其目標雖非着眼於弘法，然而，於史實真相之探求，各地佛教發展的軌跡，也頗有可以取資之處。吾人如能以漢譯大藏等資料為基礎，輔以此類西洋日本的學術成果，則其能獲得較圓滿的研究結論，自是可以預卜。

近擬發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一大叢書，內含歐、美、日本佛學名著一百種，並悉譯為中文。這是

一件有意義的學術文化事業，值得隨喜。朱蔣元居士徵序於余，乃略述數語如此。

星云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於佛光山

淨心大師序

佛教研究大體可以分爲兩方面，一種是信仰式的研究，亦即站在信仰角度爲佛法所作的各種解析或闡釋。另一種是非信仰式的研究，亦即站在求知的立場，去探索佛教的內涵、發展及其影響。

第一種研究也就是傳統的佛學，從印度部派佛教、錫蘭覺音的各種註疏、大乘之中觀、瑜伽、如來藏三系的義理體系，以及中日韓各國的教義組織等，都屬於這一類。至於第二種非信仰式的研究，則起源於近代西方。由於西洋人對東方宗教的好奇、探索而形成的專門的「佛教學」。這種具有西洋學術特徵的佛教學，從十九世紀以來，迄今爲止，已經成爲人文科學中的一大環節，而爲歐、美，尤其是日本學術界所重視。

我國是大乘佛教的第二祖國，對於傳統研究，曾經在古代大放異彩，也爲東亞文化增加了不少極具深度的精彩內容。可惜，到近世以來，不唯對西方的客觀佛教研究頗爲陌生，而且在傳統學方面，也未能有較爲醒目的成果，比起曾受我國佛教孕育的東瀛佛學而言，也頗有遜色。這當然不是任何中國佛教徒所樂見的。因此，如何振衰起蔽，該是目前大家所應共同

思索的問題。

這次，朱蔣元、張光雄二居士籌印「世界佛學名著譯叢」，擬翻譯當代佛學名著一百種爲中文。這一龐大的文化事業，恰好爲「如何復興中國佛學」提出一種有力的方案。相信這部書的完成，將會爲當代中國的佛學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其學術意義與價值，是值得讚揚的。

淨心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序於光德寺丈室

白聖大師序

近三十餘年來，台灣佛教之發展，頗有明顯之進步迹象。其中，佛書出版之日漸蓬勃尤爲衆所週知之事實。

台灣光復之初，不唯大藏經難得一見，即或單行本佛書，亦爲數甚少。然時至今日，單行本佛書充斥坊間書肆，藏經之流通於世者，乃有六、七部之多。與三十年前相較，眞有天淵之別。

縱觀光復以來之佛書出版史，有三件大事最值得一提：

其一，爲大正藏、卅續藏之再版。此二藏之流通使台灣佛學界輕易即可請藏，佛法之普及於知識分子間，此事居功甚偉。所惜者，二藏皆東瀛人士所編，吾人不過翻版而已。

第二件大事，則爲張曼濤居士所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一百冊）之出版。該書爲國人自編，且全部重新排版之佛教大叢書。內容匯集近六十餘年之佛學研究成果，頗便初學。

然現代佛教學術叢刊雖爲新編新版，內容則悉取自舊有佛教書刊，故較乏新義，就介紹新知之立場以觀，自有所不足。此次由藍吉富居士主編，選取國際

佛學典籍百種，悉逐譯爲中文，編成「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一大叢書，其事較前此二大事更饒意義，亦更爲艱難。謂之爲光復以來台灣佛書出版史之第三座里程碑，實非過甚之辭。

聞該書第一輯即將出版，朱居士索序於余，因贅數語，以誌隨喜讚歎之意云爾。

白雲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於台北

印順大師序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共一百冊，介紹近代國際佛教學術界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與研究工具等，雖以日文作品爲主，但內容是遍及各方面的。對於提昇我們的佛學水準來說，相信會有重大影響的！

我們中國佛教，過去經長期的翻譯、研求與闡揚，到隋唐而大成。這是以中期的「大乘佛法」爲主，上通初期的「佛法」，下及後期的「秘密大乘佛法」。中國固有的佛教，基礎異常深厚，日本佛教就是承受這一學統，適應現代，展開新的研究而有所成就。以中國人的智慧來說，如能重視中國傳譯的無數聖典，各宗奧義，進一步的攝取各地區的佛法，參考現代國際佛學界的研究成果，研究、抉擇而予以貫攝，相信會有更好的研究成績，佛教也一定能更充實光大起來。遺憾的是：時代是無休止的動亂，佛教受到太多的困擾；傳統的佛教界，又不能重視佛學。這才使我們佛教學的研究環境、研究水準，遠遠的落後於國外，無法適應趕上，這真是近代中國佛教的痛事！

我覺得，三十年來，由於政治安定與經濟繁榮，宗教自由，佛學界也有了新趨勢，對於佛教學的研究發展，已有了可能性。「世界佛學名著譯叢」，在這

時編譯發行，真是適應時機的明智之舉！無疑的將使中國佛學界，能擴大研究的視野，增進研究的方法，特別是梵、巴、藏文——有關國際佛學語文的重視與學習，能引導我們的佛學研究，進入世界佛教學的研究領域。這部書的出版，將促成海內外佛學研究的一個新的開始。

印 順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於台中

聖印大師序

從十九世紀末期以來，由於人類知識的爆發性進展，使佛教的研究與信仰方式，也產生極大的變化。不論研究者或信仰者，對於佛教的認識與研索態度，都愈來愈深入，愈來愈不盲從。

在這種情勢下，現代的弘法人員，如果只沿襲舊有的方式、一成不變地從事弘法工作的話，恐怕很難收到預期的效果，更難以使那些喜好深入理解佛法的現代知識份子感到滿足。職是之故，吸收融滙國際學術界的佛教研究成果，去其糟粕，取其精華，並以之為弘法素材，這應是目下佛教弘法人員的當務之急。

朱蔣元居士有鑒於此，乃聘請佛教文獻學者藍吉富居士及青年學者多人，成立「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編譯委員會」，費時歷四年，耗資數千萬，編成「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一大叢書，內含國際佛學名著達百冊之數。像這樣龐大的文化事業，設非發大心、弘大法者，何能如此！

衲忝為弘法工作者之一員，數十年來奔走海內外，深知佛教弘法事業之甘苦，更深知佛教文化事業之不易為。因此，對朱居士之大氣魄、大發心，深感讚

嘆。朱居士徵序於予，隨喜之餘，爰贅數語如此。

聖印

一九八六年八月於台中

編者序

近百年來，國際佛學界有幾項重大的發展。其一爲世界各地佛教歷史及內容的發掘。印度、中國之外，斯里蘭卡、中亞、日本、韓國等系佛教的特色與價值，逐漸大白於世。乃使世人瞭解佛教的歷史發展，是如此波瀾壯闊；佛教的修持與義理，是如此龐大恢宏。

其二是研究方法的大幅度革新。梵語、巴利語、藏語、華語的並行；考古學、歷史學、社會學、哲學、比較宗教學……等輔助學科的應用，使「佛教是什麼？」「佛教在人類史上曾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等問題，也逐步地得到解答。

由於研究範圍與視野的擴大，以及研究方法的革新，使現代佛教研究的方式與成果，大異從前。而從各國佛教大學或佛教科系的林立，也都可以看出佛學在國際人文學術界所受的重視。然而，很可惜的是，學術界這種研究風氣對我們並未能有若何影響。臺灣沒有佛教大學或科系，也沒有任何專研佛學的常在學術團體，研究方法也少有人能邁步走出舊有的研究領域之外。

視野狹窄與國際研究狀況的不熟諳，是我們佛學

研究停滯不前的主要原因。因此，我們才將近百年來外國佛教研究的成果，引介給國人。當然，外國著述並不一定盡善盡美，但是，去認識它們的方法、態度、與成果，則是現代中國佛學界所不可或缺的。這種認識，很可能是佛教研究全面革新的開始。

稍諳學術與出版狀況的人都知道，目前從事這一龐大的工作是相當艱鉅的。以我們目前的財力與人力，一定很難達到理想的標準。但是，我們堅信：「動手做一定比空口說要好！」因此，我們才不計較現實條件的不足，而毅然起步。

朱蔣元、張光雄二先生，在極其困難的現實環境下，仍然毫不動搖地支持這件事。這種為佛法、為文化而傾力以赴的精神，決非徒然空口說白話的書生者流所能企及。這部書之能夠圓滿出版，兩位先生當是最直接的催生者。

董老富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譯叢」第一輯出版前夕